

肉身供养

蒋勋 著



在肉身的边缘情境，我们知道了生命的尊贵。

肉身供养

蒋勋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14-3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肉身供养 / 蒋勋著. --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43-2281-1

I. ①肉… II. ①蒋… III. ①美学—哲学基础 IV.
①B8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294号

本著作物简体版由有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中国大陆地区
（不包括台湾、香港及其它海外地区）出版。

肉身供养



作者	蒋勋
责任编辑	袁涛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960mm 1/16
印张	15.25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2281-1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自序 肉身，肉身供养

巴黎居美美术馆（Musée Guimet）亚洲艺术收藏非常好，是我常去的地方。居美收藏的印度、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吴哥窟的艺术品都很精彩，从印度教到佛教，可以清楚看到两千多年信仰流变在亚洲艺术造型美学上的影响。

印度教与原始佛教关系密切，也可以说，较晚出现的佛教，大量吸收了原始印度教的信仰，例如印度多神信仰中主管天空（雷电网）的大神因陀罗（Indra），后来就成为佛教三十三天里的一部。传到中国，原来骑在三头六牙大象背上赤裸肉身的因陀罗，改头换面，穿起了汉族的宽袍大袖，仍然主管他的天界，被译称为“帝释天”。

帝释天，《杂阿含经》还译INDRA为汉字“因提利”，多次被提到，保有许多原始印度教的特征。但是信仰教义，无论口传或文字纪录，多繁难芜杂，不容易理清。从印度教到佛教，如果从现存的图像造型入手，有时反而是一个简易明了的入门方式。因陀罗的造像在印度本土、吴哥窟、东南亚南传佛教，一脉相承，一直传



共同的宗教概念，却因地域差别演变出不同的艺术形式。

菩萨像（约公元六至七世纪）

到东北亚大乘信仰帝释天的造型出现，脉络清楚。来自同一个宗教概念，各地区又依据自己的习俗加入创意，演变出千变万化的艺术形式，在巴黎居美美术馆追索同一宗教原型的演变，会看到图像历史有趣的源流变化。

居美美术馆的二楼有一个空间，陈列今天印度北部、阿富汗、塔吉克一带古代贵霜王国的古佛教造像，有许多件我极喜爱的作品。古贵霜王国在汉唐之际是欧亚文明的交会通道，希腊雕刻与佛教本土信仰结合，形成犍陀罗（Gandhara）形式，再由此一道路北度葱岭，传入中土，影响敦煌等地石窟造像的出现。

单纯从图像直觉来看，很容易发现这些佛教造型与我们原来熟悉的一般东北亚洲的佛菩萨像非常不同。宗教静修，讲求超凡入圣，一般佛教造像多追求精神性灵升华，然而阿富汗一带古佛教造像特别具备人间的气息。佛菩萨多肉身丰腴饱满，面容妩媚曼妙，红唇丰润，唇下一络须髯，男身又似女相，眸光流转，顾盼生姿，加上彩饰艳丽，仿佛如此耽溺享乐，使人不觉得这是努力要超脱肉身之苦的修行者。

燃灯佛

上个世纪七〇年代开始，我常爱在居美素描这些佛菩萨像，感觉石雕中特别柔软委婉的线条，仿佛可以听到近两千年前这一条欧亚文化道路上肉身修行者婉转的歌声。

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就注意到这个地区佛教艺术的某些喜好重复的主题，例如：燃灯佛的故事造像。

燃灯佛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之前的“过去佛”，《本起经》、《大智度论》、《增一阿含经》都提到燃灯佛。

《大智度论》第九卷说燃灯佛名字来源：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

我常想到的是《金刚经》里大家熟悉的句子：“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佛陀问须菩提的问题让人心中一惊，须菩提回答得也让人一惊：“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肉身流转生死途中，
可以传递好几世以前的记忆吗？

贵霜时期“燃灯授记”像

佛陀很笃定地再次重复说：“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陀仿佛无限感慨地说：“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即不与我授记。”

每天清晨诵读，我总觉得这是《金刚经》里重要的一段对话，但始终领悟得不够彻底。

久远劫来，两个生命相遇了，据说，燃灯佛要进城，城门口有一摊污脏的水。燃灯佛一脚正要踩进污水，一修行者即刻伏身下拜，头发布散在污水上，让燃灯佛的脚踏在他的头发上。

居美有好几件石雕重复表现这一故事。有的石雕已很残破，但是看得出来燃灯佛的一只脚，也看得出来恭敬伏身下拜以头发铺地

的修行者。

这修行者因此从燃灯佛“授记”，燃灯佛告诉修行者：“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金刚经》里释迦跟须菩提说的故事，如果依据其他经文旁证，应该是他九十一劫以前的记忆了。

肉身流转生死途中，可以传递好几世以前的记忆吗？那一劫中，肉身曾经匍匐在地上，曾经用一头长发衬垫在污水上，让另一个肉身的脚踏过。那是一次“授记”的经验吗？

清晨诵读《金刚经》，每读到这一段，居美美术馆一次又一次看过、素描过的作品又都浮现面前。

我们的记忆在大脑里，但是，《金刚经》说的“授记”，仿佛是大脑以外肉身无所不在的记忆。

记忆在躯干、在手掌、在脚趾里、在牙龈齿根，在每一丝每一丝头发里。眼、耳、鼻、舌、身，几世几劫，气味、温度、痛痒、声音、甘苦，所有的记忆都还存在，随肉身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死，

然而记忆竟然还都存在吗？

为什么古代贵霜王国地区如此重复大量制作燃灯佛一脚踩在头发上的图像？为什么《金刚经》反复说那一次“授记”？为什么燃灯佛跟年轻的修行者说：你来世要成佛，号释迦牟尼。然而，九十一劫过去，释迦告诉须菩提，那一次“授记”，他在燃灯佛那里，于法无所得？

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领悟吗？伤痛，或者喜悦；生，或者死亡；记忆，或者遗忘。

踏过头发的脚，给年轻修行者的“授记”，只是告知还有九十一劫那样漫长的生死轮转吗？

那一尊我们希望藉他有所领悟的肉身，那一尊我们彷徨无助时仰望膜拜的肉身，他说：在燃灯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领悟——“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

燃灯佛前，那一次“授记”，一无所得。那么，这肉身带着一世一世的记忆要到哪里去？

肉身记忆

去年六月，重回巴黎居美，站在二楼陈列柜前，看到那几件燃灯佛像，看过、素描过，匆匆已是近四十年过去。隔着玻璃拍照，反光很强，拍不清楚。“授记”或许虚妄，只是我们自己执着吗？

《金刚经》的肉身记忆似乎并不合现代人的逻辑，我们都会读到如来跟须菩提说：“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

他记得好几世好几劫以前，身体有一次被“节节支解”，一段一段割开斩断，分解成碎片。

他记得的是肉身上的痛吗？

肉身的痛通过一次一次死亡，还留存在筋骨肌肉的记忆里吗？

如果痛的记忆不会随肉身死亡消逝，那么也没有真正的“解脱”了吗？

经文上多说燃灯佛的名字来源于他诞生时大放光明。然而有另一个画面，我记忆深刻。一部纪录片，拍摄密教在川藏一带至今还



心灵的痛，是不是比肉身上的痛更难承担？

贵霜时期“燃灯授记”像

存在的信众燃指供养修行的事件。

纪录片里是两名信徒，发愿步行千里，三步一长拜，徒步跋涉去拉萨大昭寺。行前发愿苦修，便以细绳缠左手无名指指根，血脉阻断，就在指上燃火，以肉身供养，以手指燃灯，以此供养诸佛，以求愿力。

不同宗教，以肉身受苦行心灵救赎，例子很多。

不只原始佛教《本生经》里充满“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的故事，基督教影响全世界的耶稣钉十字架的图像，仍然是以真实肉身受苦来救赎解脱的符号。

要忍住“节节支解”的痛，要忍住荆棘鞭挞的痛，要忍住铁钉穿过掌心的痛，要忍住脚骨碎裂的痛。

小时候阅读《圣经》，总是记得那一时刻，钉子钉过肉体，那个被称为“人子”的肉身曾经痛到对天呼叫。

痛到呼叫，他的肉身，此时是“神”？是“人”？

心灵的痛，是不是比肉身上的痛更难承当。或者，肉身的痛恰好可以转移心灵上的痛吧。

佛教的燃指供佛，与基督教的肉身赎罪，都有可能在试探着肉身承担“痛”的能力吗？

在许许多多的艺术图像里，那些肉身受苦祈求救赎的画面，仿佛都在做着“肉身觉醒”的功课，而在功课未完成之前，还没有结论，众生就用不同的方式供养自己的身体，给基督，给神佛，或者只是自己修行长途“肉身供养”的必要功课。如同纪录片里看到的两名信众，燃指成灯，肉身供养里一时一时烧毁，如同蜡炬，油脂成烟，火光闪烁。

St. Sebastian

基督教的“肉身供养”是西方艺术史图像的主流，“ICON”原意是在公元三四世纪形成的宗教“圣像”绘画。然而历经一千多年，通过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基督教的“圣像”，形成系统庞大的“圣像学”（Iconography）。米开朗基罗贯穿一生的圣母抱耶稣尸体的《圣殇》（Pietà），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都还是“圣像”的衍义。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艺术形式中还常见从“圣像”创新的作品。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Guernica）中就有母亲抱着孩子尸体嚎啕的“圣殇”原型。

文化符号的传承演变有时也仿佛肉身一世一世的记忆，可以清楚看到“昔”与“今”的牵连递变。

基督教的肉身供养符号很多，所有封“圣”（Saint）的修行者，都有肉身具体受苦的记忆。有的手中捧着被斩掉的头，有的拿着酷刑支解肉身的锯刀，有的手中提着活活剥下的一张人皮，所有肉身上有过的痛，都成为最荣耀的“供养”。这些酷刑的刑具，像十字架，像锯刀；这些支离破碎血肉模糊的肉身，像一张人皮，一颗头

颇，都供养在天国，成为基督信仰最珍贵的“圣物”。

在欧洲旅行，重要的教堂常常珍藏一件圣人肉身遗骸或刑具，如圣彼得的手铐锁链，如耶稣的荆棘冠，如圣玛德莲的一段腿骨。这些“圣物”盛放在珠宝镶嵌的黄金盒中，供在祭坛上。带着传说里不可思议的“法力”，这些“圣物”往往使一个穷乡僻壤的教堂，能够号召信徒千里迢迢来参拜。“圣物”与一座教堂的香火奉献息息相关，因此，也当然常常有很多伪造的赝品。

圣像与圣物崇拜，随着中世纪的传说遍布欧洲。有些“肉身”原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却逐渐像滚雪球，形成影响力惊人的“肉身供养”符号，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圣赛巴斯汀（St. Sebastian）。

圣赛巴斯汀原是罗马帝国军人，百夫长，管一百名士兵，像今天一名连长吧。当时罗马政府禁止基督教，军人职责，必须逮捕虐杀基督徒。圣赛巴斯汀偷偷释放了一些基督徒，背叛政府命令，消息传出，他因此被逮捕，剥去衣服，赤身裸体，绑在柱上，让他属下百名士兵，一人一箭，酷刑施虐，将他射死。

这个原来并没有太大重要性的故事，在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代，



文化符号的传承演变，有时也仿佛肉身一世一世的记忆。

维洛那（Liberale da Verona）《圣塞巴斯汀》

被艺术家一再重复制作成画像雕塑，成为欧洲艺术里最大的“圣像学”主流符号。

一个肌肉健壮的年轻军人，赤条条裸体，被捆绑，一支一支射入美丽肉体的箭。

这么简单的肉身图像，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一座一座供奉圣赛巴斯汀的教堂建造起来，一张一张圣赛巴斯汀的画像，一件一件圣赛巴斯汀的雕像，美丽的男子肉身，肉身对抗着箭。肉身受苦，大部分的圣赛巴斯汀图像却面容安静。如此痛，又如此安定，肉身之外，仿佛另有向往，使我想起《金刚经》里被节节支解时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

圣赛巴斯汀被封为“圣”了，因为中世纪鼠疫蔓延，成千上万肉身有病疫中臭烂痛苦死去，圣赛巴斯汀肉身如此完美，他的“圣像”符号又附加了对鼠疫病死亡魂的保护，在受苦脏秽臭烂的尸体前，圣赛巴斯汀以肉身承当一支一支箭的方式供养救赎了众生。

圣赛巴斯汀越来越美，在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的十七世纪十八世

纪，这一具男子美丽的裸体肉身，肉体上有箭戳伤，眼神无辜，看着人间，宗教圣像仿佛有了更多人世的隐喻。

如果在网络上键入“St. Sebastian”，很轻易可以找到上百上千张图像，都是一个男子裸体被捆绑，身上被箭刺穿，无辜而美丽的造型。

然而圣像已经不再是“圣像”了。

圣赛巴斯汀“封圣”的肉体，回到俗世，隐喻了受苦压抑年轻爱美的男子肉身。

贯穿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圣赛巴斯汀的肉身救赎越来越明显与男性的肉身青春眷恋与受苦的记忆连接在一起。伊冈席勒（Egon Schiele）在二十世纪初把自己画成圣赛巴斯汀，宣告青春猝逝的眷恋。最著名的例子是在日本，二十世纪中期，作家三岛由纪夫练健身，肌肉纠结壮美，他赤裸肉身，让箭刺穿，由摄影家筱山纪信拍摄成现代的圣赛巴斯汀。

“酷儿”的书籍杂志在上世纪末出现大量各种装扮的圣赛巴斯汀，男同性恋者的解放运动里，圣赛巴斯汀也再次成为肉身供养的“圣像”符号。